

牧菴集

卷一



牧庵集卷二十八

元

姚

燧

撰

墓誌銘

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

公諱庭珍字國寶曾大考淵大考士明以武力再世爲  
金千夫長家臨潢之全州考楫北京都轉運使故又家  
北京公于次爲中子沉靜易直通毅辨彊綜經緯史尤  
長左氏春秋筮仕已存愛民利物志事先帝以典內帑  
受知先是高句驪不請徙居海中江華島上遣使問何



由且訶其貳服親擇廷臣可者卽命公時年二十三至其國王禮事之甚恭書言吾歲入幣大國未嘗不謹臣職非與未臣而敵己臣而叛者比而大軍歲入邊刈吾人民奴吾子女有吾貨財蹙吾土疆吾是以捨術而完險誠出甚不得已之謀非首鼠他圖爲也未疏黃金以兩計白金以益計各千百數爲壽又言誠以是悽悽之言歸聞之上幸止邊軍無歲入願歲幣外別人如今相壽者數歲歲爲謝公勃然曰王以天子之使求貨來耶揮去歸具道王言且保其國無他避掠徙耳上亦悟曰

人歲入幣事之又加兵罪之誠何以待不臣而敵己臣而叛者詔令軍止戍邊無入掠自是完東夷室家父子無慮萬億計自將伐宋從至闔中留爲安撫使治兵裏摩劓殘外供仗糧不擾而集今上卽位中統建元自將北伐以故先朝故臣熟西京入漠南路俾置傳驛兼給饋餉至元四年授同僉吐蕃經畧使兵裁叛離仁革狼頑渠酋讐撓滋久安順六年授朝列大夫佩金符責貢安南時已徵天下兵數十萬圍襄陽實爲蹶宋起本勲臣故相上與咨軍國謀不可一日離側者皆出行省董



師公至其國王立受詔公詰曰王行非止違命干禮于利害且不熟知揆此邦人民土地不當天朝一總管治皇帝不欲郡縣王地版籍王民聽其稱藩遣使諭旨德至渥也且王以與宋輯睦緩急而援今百萬之師長圍襄陽鳥飛路絕朝夕將拔席卷渡江覆其國都易如振槁王猶倔岸海徼恃爲唇齒自矜尊高事且上聞天威小震無煩遠召中國雲南十萬之師再月可至則丘墟王廟草棘王庭者將不難爲其審策之王屈降拜益慚憤將以兵恐公使力士白刃環衛公迺示怠弛袒寢一

室盡擲所懸箭弓刀槊付衛士聽汝何爲暑渴甚每取江水以進皆溫惡不可飲食及索井汲不許曰吾俗不相悅者多投毒井中殺人公曰自所求毒死不恨終汲飲食自若安南君臣多畏公者八年會公以安南貢至襄陽猶未拔卽授行省郎中承事勲貴巉絕不阿惟見之營衙足蹟不及其門商較事宜言閔色厲或有以凌鷲見短者故右丞相史忠武公天澤解之曰是其爲心忠正侃侃人也久親其人必實吾言十年襄陽下改省爲行樞密院以勞遷中順大夫遙知歸德府行行院經



歷大軍南規渡江復行省公復郎中俄降虎符襄陽路  
總管陳府尹毀城樓以完廟學散契丹軍以惜月廩剗  
弊施宜當其先後明年改監郢復二州位安撫使上捐  
魚荻之賦使人厭腥食家給蒸薪月發食以贍餓乏視  
便輒行行事已劾聞十四年陞嘉議大夫監平江路位  
總管上郢復民間去遮馬號送萬數其治平江考績亦  
最他路十五年改同知浙東道宣慰使未行改大司農  
卿丁內艱時軍興法聞喪不得輒行乞奔赴不報公願  
還所受制書爲民行省知不可奪歸之旋臚枵然金玉

美色皆無有惟文書襍被而已今中書省右丞目巴延  
夙嘗疑爲凌驚者後顧爲深知公嘗語人曰諸將渡江  
無有不荒貪獨予與國寶清慎自持聞者以爲知言公  
家居四年又終外艱十九年以才起復仍故官嘉議大  
夫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至治之初見星而出見星  
而歸凡前政積事留獄旬月剖摘皆出尤善發姦伏有  
控鶴十餘輩比公至僦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橫帶出入  
飲食街陌縱橫人謂其真也公曰控鶴役在京師久此  
不行必劇賊也密喻有司以意期三日盡致其黨索賊



以來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室鞠之皆欸服物  
則椎埋所獲妻妾僕使皆掠民子女或娼妓明日告曉  
市申皆杖死民駭其神捷闔境乏食已聞未報輒止稅  
勿輸明年河北大旱民流徙就饒及河朔數萬人郡縣  
畏損戶罪謾以逃聞省部遣使分道邀之許發倉人給  
三月食還所籍民聚謀曰吾得食三月負難歸重難勝  
鬻將何噉且各賣質田廬而南至家何爲愁歎無聊若  
出一喙公謂其使曰斯民非賊河南非別界皆聖上民  
社也非不知奉命不輒濟可以無罪誠不忍老稚頓踣

吾治甘受禍以活此民則下令諸津急濟果有以專行  
上告者事下御史大夫卽治廉之境民皆曰吾侯賢牧  
其爲開封斷不阿可當今代包拯大夫察其無他薄責  
而歸奏寢不下秋雨潦河決原武泛杞灌太康自京北  
東漭爲巨浸廣員千里冒垣敗屋人畜流死公括商人  
漁子船百十艘又編木爲筏具糗糒載吏離散四出往  
取避水升邱巢樹者所全活以口計無慮百千水又鬻  
京城入善利門波流市中晝夜董役土薪木石盡力以  
與水鬪不少殺乃崩城堰之城害旣弭復大發數縣民



增外堤防分直爲三直役一月逃罰作倍起陽武黑石  
東盡陳留張弩河綿亘三十里如期三月隄防悉完以  
至元甲申七月二十二日卒官舍年五十六河南之民  
識與不識如喪其親戚家纔餘俸半月將歸葬貧不能  
西開封市民雄財者戶贖之又遣子弟數百人持錢分  
程具奠越別治洛陽五百里及潼關以其年九  
月葬安西府咸寧縣洪同鄉少陵原都運公塋之左夫  
人何氏溫淑靜端男子三人岳提舉郢復魚湖崇西蜀  
行省宣使營未仕女子三人一適太平州錄事韓和一

適紀德信一適鞏思齊後三年其季大中大夫諸蠻夷  
部宣慰使庭瑞以燧素知公求銘其墓辭曰

年五十六固不云天較齊耄耆孰謂壽考究其致之豈  
無以然國苟有利棄身若捐東北雞林拏舟以使西南  
雕題登馬已至視數萬里爲步仞餘招麾兩王喉臺指  
輿吐蕃獷黠化不犯令由積苦勞至不延命壽也無稱  
世不爲臧死有可述短不害長襄陽軍謀郢復民效己  
實己著猶其小小開封蠲租舟民于河電擊霆馳懸躬  
禍羅下燭其忠由明后聖老幹經摧霜風踰勁大浸稽



天陸舞龍蛇流死所餘邱木是家乃集舟航乃後以繼  
乃求以濟取置平地穴陴摧防萬杵登登後不踰時隱  
其阜陵民流他疆我飫其食我疆沴傷皆手援溺顛顛  
公哉人之騶虞彼饑婪婪橫目虎羆雖古循吏列傳史  
冊載筆今功孰忤爲匹少陵之原有坊其邱銘石道周  
以暴諸幽

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宣慰使趙公墓誌銘

至元十七年授公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之命下燧  
時已爲副雖公未至實與聯銜遇凡狀聞臺吾曹代書

使名者一年及中丞王博文來使乃有不得一際顏色  
之恨後燧轉副山南湖北憲治江陵二十二年入直翰  
休明年公以中奉大夫使持節宣慰荆湖北道亦治江  
陵終不能相遭以卒後四年當三十有一年燧如龍興  
始識公之季子大中江州總管兼管內勸農爓愛其忠  
厚和粹薰然克世其家素範者常同郎中馬駒登廬嶽  
數多忘其爲新識者歸復過之益相歡也出故李君槃  
所撰墓碑猶未有埋銘因思與公陝西未嘗同事而嘗  
同銜湖北未嘗同時而實同治其慕義區區雖所雅好



有不如也今日燧直翰林視槃翰長爲同事同階同時  
而同治者槃銘公于昭昭燧不能暴之于幽乎歎曰固  
所志也乃叙之令事以類從積官以大中中順嘉議通  
議正議以及中奉受任凡十九歷中外四十八年莅民  
則襲永安軍節度使丞真定之藁城尋爲令會憲宗大  
料民公令藁人損其戶數得親戚同籍及後賦下戶歲  
白金四兩而藁果不困人已服有經遠謀民有崔進王  
成共飲成歸而進失其處其兄訟成殺之縣掠成服時  
州縣得專誅公疑不得其尸緩不卽令償死踰月滹沱

冰開而尸出驗覈無他乃由醉墮水死成乃脫繫時年  
少而位卑人善其能用獄他日遷真定路總管判官東  
京西京大都南京四總管惟東京虎符西京南京兼尹  
大同開封府東京當高麗倭奴用兵之衝其間渤海女  
真契丹錯居俗各異宜他人得此率謝不往公居三年  
諸夷帖帖白燕巢堂士多祥而詩之西京大荒聞于朝  
得發倉儲以丐貧饑民賴全活不流徙聞令下采民女  
姿德宜者貢實掖庭公上言山西回遠京師且無大家  
民女貧陋無有可充椒房下陳徒生民心使育女嫁姻



年不及幣徵不納惟幸有男無託殺禮戾古天生紊俗甚非聖世之盛舉也同列危之避不連署公曰此出我獨竟上之事亦報罷南京未行裕宗在東京止之也治賦則銀符真定路宣課副使改課稅所長官陞轉運使領東京路鐵冶考績皆最職兵則千夫長從征李璫濟南在東京南京兼諸軍敖拉總管持憲則山東東西山北遼西陝西漢中提刑按察惟山東爲副按行部治獄無滯囚曹州屬縣禹城械至二賊曰嘗殺人者隨聽錄之兩人之明非辜言色殊悻直乃移讞疑獄清而真賊

得二人者以出凡今條責以課農桑勵學校問民疾以肅風俗職無不舉者在庭則歷兵戶禮三部尚書建言省部任人率先其私非獨名器所由以濫且大啟仕者之爭其敢而無畏者至遮乘輿以訟北風豈可崇長而不思有以衰之乎及持使節宣慰荆湖受命湖省而犯法臣肆其兇饗恃有中援威福張甚欲惟以濫戶富財牢籠乃大料民兄弟籍者皆異之雖舟人田客僑遊不遺集吏計局不給紙燭又市紗羅小其時直又賦之民復爲憑怒曰吏賦民得者皆官有之又大鉤考積歲稽



逋立期送官榜掠號哭之聲相聞民至鬻田屋嫁妻女或赴水自戕死定無責責償親戚鄰里或嘗主何人家者又逼官吏令首嘗受所治民財及酒食饋遺督責之使日十餘輩燕犒送迎不少違其恃勢須索者無敢少逆其言一都司貪與妾語宣副跪行酒移晷不持觴省顧總管有與吾姻者責令首償曰吾未嘗取民一錢不從乃標草老婢令鬻得直輸之後反由是免嗚呼觀同列與所臨守土若此則公之有至難于吾曾者從可知也如是而難事卒不可剔之巨盜不見尤方數千里不

遂生之民不疾怨而悅之其持身以閑世故者何如也公諱椿齡字壽卿滿秩荆湖歸未十舍道卒樊城實二十七年十月十二日年七十三返葬藁縣其鄉武家里東原祖塋少從金翰林學士王若虛學年二十一中我元戊戌真定選性孝友高朗尚氣節或曰公豐頤後耳顏角炯然望知爲富貴人也維趙受姓絕遠渺可譜究者兩世祖諱福有潛德祖妣靳考諱迪以材聞卒官節度永安軍妣崔故翰長李冶己叙之碑夫人王金吾衛上將軍知中山府善之女公卒十日亦卒壺儀斲然撫



下有恩能升金陳高白四人者禮秩己夷不嫌庭臣賢  
文多序詩之子二人奉直大夫僉山南湖北道肅政廉  
訪司事瑗與璣也六男孫執中守中居中行中安中柔  
中五女孫適崔恕劇宏董某皆名族某又中書左揆士  
選子逾通顯光著者餘幼銘曰

胡天子公昇爾極備學善其師仕席其世言塞其責職  
舉其事卒遐其年生崇其位體良其敵述令其似伊誰  
無伉或一先棄十日偕老亦誠可異伊誰非傳聯翩伯  
季握符持節或守或使方古世德曰少無媿有不信焉

珉石之視

河東檢察李公墓誌銘

前集賢侍讀學士今臨江路總管李侗自爲其祖河東  
宣撫檢察公事狀又譜其祖孫七世之系曰公會祖顏  
祖彥升叔祖夏考溫叔考濟沂公及兩夫人張富察氏  
弟彬昌鬱子昱煒燦姪炯炳耀輝女歸顏鈐梁某孫佐  
仔與侗也女孫歸郝天挺吳某梁某二在室曾孫墉杲  
塌垚墀均圮女曾孫五人合是七世凡四十四人求燧  
銘公神道燧思古人揭之石者上惟其統下惟其緒率



不旁及宗從倜乃詳然豈傷喪亂以還其存今者已此  
將俾來者有究所自耶亦親親篤厚之道也故不略而  
手筆之謹按公諱懋時字逸民太祖薊金之十年畧地  
太原太原城守不卽下屬縣榆次其令不敢仍居平土  
徙其民依險逃兵縣東北四十里韓村砦公爲民與母  
夫人及其季皆在逃中間拔太原令恐策無所出卽說  
公曰金主棄河北與河東播汴者五年天方北顧如是  
馬足所及無不靡滅太原河東鉅鎮猶不能支吾儕偃  
蹇此方因謂之固一日移兵勢如崩山之壓卵必無幸

矣觀公美而長身膽膂拔類鄉里歸心有長者稱袒而  
一呼樹旗出降民無有不聽命者願公急赴是功雖吾  
亦恣公使之不敢越公令也公曰令自爲之何至授人  
令曰吾力綿才薄圖生斯人狙黠之徒或忿曰金臣敢  
然以義罪余事未集而以蹈禍彼得以爲名無益也吾  
所以急子者子而爲是必不禍余當是人自爲謀之時  
一爲狙黠所先忌汝才而併除之如汝母氏二季何公  
感其言曰如教乃往見太師國王穆呼哩曰榆次小縣  
衆且萬人無柵自固王如加兵未必朝至而夕下必盡



力以與王將吏鬪雖王將吏能保其不與一死不扶一  
傷乎此勢之必至者比其拔也逞志而鬪殲之得倍百  
里莽曠無人之土王安利哉今不汗一馬得倍百里有  
萬其衆之名以下執事王何以待之王曰吾受降多矣  
無有如之人之壯者閑其舉止而辯于爲言吾得士矣  
且曰吾受詔太宗視事所便宜而行之卽以公與太原  
帥攸與同議軍事後假其弟阿禪爲王分兵徇地平陽  
輟公守太原俾從假王以行假王事動咨之下平陽戢  
剽殺而易道其吏課民墾田事舉令修治有績矣而真

定同知總管武仙將兵襲下太原殺興傍縣皆附假王  
從公馳救皆復之坑其旅拒王師及爲仙用者獨交城  
爲吾守或讒覃帥雖閉壁實未嘗一出決戰意視勝負  
誰在以爲歸也假王欲攻之公遣人語帥冀曰當悉力  
與賊角不然屠矣帥如所言出戰敗賊北山下假王乘  
高觀之公曰帥無他也遂全之將吏見北山石壁萬桂  
玉山三寺逃民男女紛綸白假王欲掠之公曰此戰士  
之家倉卒不及入城者且其夫爲吾擊賊何罪而掠其  
家其緇服皆僧尼得是安施敢復言掠者論以軍律寺



得不殘平生脫人于死者此類至今三寺像事之後甚爲中書耶律公所才聞之太宗授以太原路宣課所大使公固辭孝養其親時年五十徜徉家居中書不能屈乃官其二季彬行省郎中昌齡平陽路宣課所副使以便公事而二季益恪與其妻視公及兩夫人不啻子婦于父母舅姑兩夫人敬公如賓相安如舅弟其化行一家者又如此年六十一卒實某年二月六日葬太原城西井谷村東原昱用事能臣也事載他碑故商大參左山公嘗題其墓子孫官者燦太原路敖拉鎮撫佐麓川

路教授仔東莞監司管勾侗通貴矣倣同知富州壻其家官者太原課稅所副使賈某敖拉千戶梁某千戶王某郝天挺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張藻主秀容簿銘曰公生襮外美而順大雖人所奇猶力未賴一朝榆次林林凋兵令身過之祈主下盟公歸師王萬衆是率吐策以撼言不撓直王曰之人天以贊予俾守太原真師與俱移戡平陽王假弟節俾往爲佐資用不乏太原俄反假王旋旗師不越旬翦以復之交城已汗教與賊戰不待言雪讒誣隨辨維是河東旣輯旣平而還收身菟裘



是營中書除書拒戶不視出焉何銳去果亦至丈夫見  
世及物之功觀今所就爲薄爲豐六十一年不曰壽考  
有子有才銜未施報再世之澤濬發爲川蕃爾後昆世  
文以賢異時何人補遺竹帛惟無他求正視是石

唐州知州楊公墓誌銘

自盜殺阿哈瑪特後僧格使總制院結知世祖氣焰烜  
烜爍人倖進者入賄其家或藉其一言以爲事從中下  
必中書官之者月無虛旬每爲中奉大夫參知政事居  
寬所裁甚不得已如請乃簿所蠲級干政者俟有問他

日則引以爲稽其人不和也一旦爲尚書左丞相誣而  
殺之惟其子集賢直學士奉直大夫勗不孥自餘妻及  
子景奴婢凡資業皆籍入縣官僧格敗誅故奉直大夫  
知唐州君居簡始敢上疏列明其兄自部曹史王事省  
掾都左右司檢士中舍郎中知府憲副侍郎宣同典外  
郡尚書吏曹參議中書御史中丞叅行省中省政與國  
宣勞爲時才臣章章在人口耳今賊國臣不追誅夷宜  
爲死者雪其非辜庶彰聖代日月高懸之明參知政事  
梁德珪以聞敕有司償所籍入而勗尋卒無子又哀景



雖二子一女而疾廢于莘而女年及笄自燕攜大參商  
公右山孫企伊入壻其家自莘而唐纔一閱月而景卒  
意者景訃未至與至而未之知到官四十日當元貞乙  
未十月三十日而君亦卒年止五十七嗚呼何天之不  
福中奉之家耶身戮一室瓦裂二子繼死一不後一有  
而弱君訟還所籍又爲求壻合恤廢姪之家處事變之  
極狃薄俗之囿少不失天理民彝之正爲弟爲從父從  
祖曰悌與慈雖古人復作有一尚之乎而天之報施者  
反如是也蓋君自筮仕試吏從萬夫長嚴忠濟從己未

渡江後使交鈔庫曹州改南京轉運司知事以善其職  
從其司請陞經歷俄授從仕郎大名路總管府經歷尹  
范縣同提舉信州宣課遷承務郎浙西宣慰司經歷換  
承直郎上都留守司經歷遭事難爲身出任之官長有  
不相能必委曲調順如媒氏之合二姓始異而終同之  
凡此皆佐人出理者而非其所自爲也惟范縣爲近民  
又壓于郡守有不伸及今爲唐若可以有爲而遽已此  
哀哉君字子敬姓楊氏漢宏農大尉震苗胄五世祖綯  
爲宋儀曹易州死于金兵生邦基秘書監爲金名士書



畫兩絕人曰可與李公麟者埒以通奉大夫永定軍節度使致仕生郊社署令皜自儀曹而下皆家燕皜生監歸德酒庭直避金亂辛居生澧君之考也君交人誠和視親識如故知傾貲歡樂之夫人梁氏一子二女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昇一未名女長適同縣士族王文讓季在室皇上卽位之年冬十一月詔修世祖三十五年實錄院直檢閱官其究覈故事職也而其末九年燧與侍讀高凝共總裁之昇也實當筆至元二十七年之一年顧與修撰而下年分其事已可見其文賢無忝面命矣

由同官相歡故介其考唐州君先摯會從史院諸賢還進史上都及與之別未數月訃至期昇會葬莘經杖言曰昇惡逆不得見先人屬纊已抱終天之恨不得公銘亦不可復食息人世矣敢泣血請乃銘之曰

觀人之槩惟其在大大使可書其細已蓋嗚呼唐州其大何如流風不移天理篤居惟天子人若薄而厚雖所薄今將昌爾後人之識狹其中安知昌厚之求視銘異

時

薊州甲局提舉劉府君墓誌銘



京山安陸屬縣也其永承事郎兼勸農事劉德源以邑士安某爲先來言曰先生世名篤古善文者聞今賢公卿之胄或不遠數千里及門求表著其先烈者相踵也德源之治去先生之居四舍耳心竊覲之我先人之位固不大昭于時如得先生銘則沒而名庶延也因叙曰吾劉氏居龍興黑土坂者不知始何祖其諱與次又不可考質先人始以函工賜田通州後以鍛製精堅他工遷彰德縣院長尋官進義副尉徙平陽雜造局副使再官進義校尉爲使又官敦武校尉薊州局使猶領于提

舉司以勞深而資久也制以前官超爲提舉俄病廢兄德淵嗣爲降同提舉德源同知許州實侍而南以至元三十一年九月一日卒官舍年六十八顧言必葬通之樂村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窆焉又曰嗚呼位有貴賤故功有顯微我先人始以函工一朝而賜服五品其功則止善于其職何顯之能爲人子惟其考嘗愆于時者始不敢求以昭明否者其欲遠其聞者亦豈異賢公卿胄之心也惟哀而允之燧曰凡今爲制天下歲程惟甲不領于工曹逕入太府縣官親考其苦良而黜陟之



衛士必賜而藏之家弊則持故賜求易使昇之新他臣  
有私藏者罪死况私爲者乃先人雖班雜職而縣官視  
以爲要焉自常工而跂之亦曰遇矣君諱智弟第四人  
其次居二娶楊氏前卒一年同穴樂村二男則同提舉  
與京山也女適太常寺管勾李某銘曰  
五兵皆賊人戰而恃以不殤惟函爲扞焉爾如君二十  
始傅以及疾廢爲之二十年始日千被被全一人亦千  
人矣其功亦豈微孟子曰函人惟恐傷人由術推心君  
亦仁哉此其藏

廣州懷集令劉君墓誌銘

大德戊戌燧遊長沙太原寓士劉致手所爲文君將取  
正焉者走何以荷之讀之盡卷賞其爲辭清拔宏艷爲  
之不已可進乎古人之域旣又自狀其先人懷集令之  
出處丐銘幽墟感其心將昭明所生爲敘之曰君諱彥  
文字子章年二十八筮仕當中統三年而知堂印乃出  
管勾北京行省承發省廢而歸授徒其家將十五年謂  
爲無意于世之事會者耶當秦邸肇開與故丞相阿爾  
公之行省長沙也無不往于之會同知堂印者許楫爲



憲長沙言之丞相丞相自省郎中故熟君若晚君來便  
宜版爲郴之錄事羣盜竊發無時芟夷未靖也君不忍  
夷其俗而苟簡于治爲之四年又三年始官進義校尉  
廣之懷集令羣盜恣張虔人民燔城郭以冒天誅者死  
無所忌官軍少不足爲恃授鄉民兵雜而殲之恪鬪屢  
劬徙民保東山前募民闢田入租私廩者爲米八百石  
一盡于餉增戍之兵與遭寇之家崎嶇艱梗炎瘴者四  
年以至元二十六年四月三十日而竟卒是何宦之不  
達耶今卑官無要知堂印者去丞相尋丈儼立案前護

守終日不食須去晨而出暮而歸日必再至丞相家丞  
相出畋入奏無不與偕裕廟爲燕王日當朝廣寒殿君  
立庭下問盤中何有君則曰堂印也索而發封玩之其  
親接如何其榮如何遇也如何皆他人取將相之資也  
一旦管勾北京行省去丞相千里錄事於郴西南北京  
又數千里終乃令懷集于南海之濱其不寢近而逾遠  
者世恐無君匹也豈讀書一過千百言不忘力兼人射  
命中皆文武器畧足以表見一時者有是賢人已不凌  
人人則伎之耶且求以剗物置干將鉛刀其前蒙稚猶



知後鈍而用銛及論取士則以方者爲徒足持已而圓者始周乎物故率棄明炳勁特者爲不易馴使而顧錄含荏弱而不自持者爲善適俗而賢之君豈坐是也耶其邵子所謂陽在陰中陽逆行時之爲也故平生之道刑家則多其功于政者僅此譬水在山東于溪壑崖谷之險不得奔放平行爲澮爲川其漑潤不博者亦勢然哉君石州寧鄉人權殯長沙佛宇文有玉亭小橐祖開參元帥府軍謀考汝欽妣馮氏郡君李氏三子致某某二女歸李氏薛氏銘曰

士久其窮觀守之篤吏極其遠試治之勗且中其年而卑其祿皆彼蒼者陰厚其蓄抑不信之以昌爾續



昔始周乎物...  
 舍在動而不自...  
 其可乎...  
 而...  
 之...  
 成...  
 卓其...  
 士人其...  
 臣謝中壝恭校

牧庵集卷二十九

元

姚

燧

撰

墓誌銘

雷君伯靜甫墓誌銘

昔者嘗徵先師魯齋至關輔關輔學者則而化之始踐  
 修人倫日用之實不變于流俗之駭議斷斷乎以復古  
 自負能久于其道不數人而伯靜甫其一也然伯靜不  
 及事先師事今昭文大學士潛齋楊公最稱善學而潛  
 齋亦先師視之若友者也先師晚聞伯靜名嘗書示進



學之要嗚呼觀兩公之知與亦可概見其爲人矣伯靜  
諱復始字國明由避家諱改今字生於歲丁酉冬十二  
月二十一日在幼稚舉動如成人父知事君已有譽曰  
是大吾家兒也長知讀書不輟朝夕寒暑君戒其耽苦  
爲疾雖暫休之而勤益力不得則思有聞斯行經史諸  
子積貫淹洽講磨朋友長善救失敬以下之雖不已若  
不敢自有餘與人汎接周愛不爲町畦惟嚴于擇友事  
親承顏悅心曲極孝敬一不甘味或終日自咎廢食喪  
母情文不便今俗之簡失易行一以禮經爲師哀毀摧

杖始能興日至君側則變色爲舒以安其盡傷心也友  
五弟像世忠恒益觀甚篤然教誘之際凜乎若嚴師莅  
側晨省各授事出出還必究先輩誰見何得何問遲歸  
則候之門疾則親護視娣姒晝聚一堂不得還私室均  
勞同食故久益睦無間言閨門之中翦然有法不幸以  
至元丙子夏五月八日卒且卒謂弟若子曰吾顧棄大  
人使哭子耶吾目不瞑下土也汝盡孝終養之其友徵  
士蕭慟哭之曰嗚呼若伯靜者以夷曠淵默之資醇正  
精微之學篤信允蹈之力道被其身教行其庭使出而



遇必爲知務識治之臣振德蜚聲以利澤一世若不難爲也而其成其施已此竟不淑耶燧讀之旣悲伯靜之不年大徵士之善言德行且知言也按雷氏同之郟陽人後徙河中府之河東縣陶邑鄉者八世曾祖希齊不仕祖震通太傅濮府經歷父守義太傅濮府知事由妣夫人趙卒不反葬陶邑特塋安西之咸寧白鹿鄉平里故從葬平里塋左妻侯無子後以弟豫子適今亦卒銘曰

義理之在人心者固未嘗泯然非先覺之賢卓識之士

唱而鳴之學者安遽能知爲帝降之衷民秉之彝而踐行乎人倫日用之間哉古之人聞而知之于百世下猶若得其心傳矧伯靜甫與先師魯齋其師潛齋生前世或親承面命而得其緒論者乎斯文脩塗發軔未半而車亡其軸噫此古之人重發不幸類之之歎也然君平日束弟若子師之至矣彼不哀君之未究其躬而忍輟心夙聞家學于其身反是思之伯靜又奚以憾爲也白鹿之原平里之阡左蔽蓬穎之萋綿而高可隱者下惟其埏噫乎哉斯賢噫乎哉斯賢



劉陽縣尉閻君墓誌銘

閻宏少燧十七年識之七年矣走未嘗遇以凡士宏亦願遊吾門彙所述焉始託銘其祖醫隱君墓于時尉瀏陽考府君不恙也今焉六年又求銘其墓嗚呼何兩君皆不及知而幸褻潛德其幽宏豈有見走文可以信後世然歟走不讓爲者則以荅其爲好私余故也君諱鼎吉字和卿醫隱長子其鄉其世其遷徙與醫隱所以教者皆見先誌以至元二十一年尉瀏陽二十六年受代三十年秋七月十七日卒年六十八僑墓長沙元配姚

氏再配白氏二子宏掾省江西與蕃也四女一適郡人徒單全一適南陽高舉二在室孫男女三人宏將以明年五月庚寅歸葬其鄉先塋自狀曰君幼耽誦記敏爲文辭異其時他門兒者皆其小德削不致詳而日勤于筆錄如易正義論語注漢紀傳舊唐傳治鑑節文選杜詩註十餘書無慮數百萬言具藏吾家手澤尚新可以汗車牛未聞人有辦爲者與學仕事人則從張公邦彥宣撫天平爲四川行樞密院柴楨照磨用禮卿王博文薦出官瀏陽非賢不卽與居母申憂廬墓毀悴杖而後



起皆出處不苟倫理至篤者又曰君曾中郎廓無城府  
商古今人物成敗賢不肖必當其實諫友過不計嫌怨  
盡我責善樽俎之容粹如不流爲詩千餘篇號訥齋以  
宏信愛必不誣親燧取筆之曰君喟然吾少厲志嗜學  
官止一尉殆天戲人者則不可也亦思尉爲君行道資  
乎蓋尉有難爲有利爲江南大縣戶動十萬一尉兵額  
止于數十而押綱衛使恒抽其半又其身有疾疚喪婚  
之請其直司日不盈三二十輩盜逐不得必尉焉罪小  
則輟祿大而奪官是不諒其力少不足以制姦而惟責

其專印不職也是其所難凡尉一世同者而君有獨焉  
在令尉恒居縣禦寇無敢他遣而湖省犯法臣特遣數  
千里送所市紗羅京師賦出非其口也入納非其手也  
市者顧不必送而顧必令不遣者送之有司又大其尺  
度重其鈞權從而責其輕短不使得歸取償有司必舉  
息立輸又遭例大鉤考無問其嘗與否迫令首受治民  
間遺楮緡二千五百其家府又遣修航海戰艦欽廉人  
難其一君難其三此其所由以貧也其利爲者必求爲  
盜罪不抵死嘗墨其肌肉呈身有司者署使伺盜曰蛇



之所塗蛇能知之吾使過耳口不言所指使自喻之彼  
方困拘罪籍一朝得交平民出入惟求圖報雖身為盜  
將不避爲况囊橐他盜頤指富室惟所便取坐受其有  
盜得其粗我得其細擇世所共寶不可形迹敗者歸之  
尉有司覈盜不得依日月則杖尉兵一杖加一等三杖  
而止耳伺盜特尉權一時宜密置無迹何及焉尉所輟  
祿幾何而伺盜資之什伯不貲也盜爲伺盜忠臣伺盜  
爲尉忠臣又其巧者與隣尉交歡私要言曰吾得盜必  
使誣汝縣富室曰嘗巢窟焉曰屢資絀焉幸羅之獄足

吾欲縱之民惟知德吾耳汝得盜亦如是取償吾縣易  
地爲之胥相益也其月縱兵歸詭代家人責入傭直與  
民以兵備斂者又所得爲也凡是數事今之尉者十出  
其半又聞一尉如至子嘗借衣尉兵其無可知也比滿  
積楮緡十五萬歲入稻萬石而不知何術取之也或曰  
是由賊不急其期日民貸其家責券數月子與母侔無  
則入其田屋今將封君不思住矣嗚呼尉乎禦盜歟師  
盜歟凡觀夫人觸法律行徼倖未露悻人大語則君掩  
耳此偷拘拘恪恪自靖其道不少萌憂不足休休吾心



賢何如也是爲銘

蓋煥奉議大夫廣州治中閻君墓誌銘

至大改元之明年燧以學士承旨翰林閻氏子然來自  
江西拜且泣言先人嘗以公金石之文獨高當代故求  
會王父醫隱君王父尉潭之瀏陽君與外王父金童子  
進士秦君道隆之墓不于時人三皆訪公然不天思可  
銘先人墓者敢越先志他求人哉敢泣血請余感其言  
而序之君之先始家蒙之漆園入金由其五世祖遵卒  
令陳之宛邱子仲徙西華再徙洧川生肇自是而下再

世則醫隱君瑀與瀏陽君鼎吉生君諱宏字子濟弱不  
好弄而嗜學母氏歸寧亦挾書以從不暫廢誦鄉鄰異  
之成童嘗爲冬庠于農隙得束修皆用資已事師聞士  
子有聲望他郡者不遠數百里徒往致拜就正而知君  
莫如余先至元戊子辭直翰林客鄧君方壻南陽醫學  
提舉劉君大亨亦家鄧始以其文爲贊相遇甚殷余旣  
以所得文法告之及示其所注遺山集余則曰子有進  
道之資而弊參天地贊化育精神于此耶斯與箋爾雅  
蟲魚奚異恐以是小知妨大受也君亦不以余言爲逆



其聽而止歸觀瀏陽時故翰林承旨徐公琰持憲長沙手所爲文以先徐公奇之荅詩以譽及參江西省政引以爲掾事資其謀拔士子有學行者進爲校官會故翰林承旨瓠山王公構調廣選于江西省臣以君晨夕給事元貞之元詔修世祖實錄士在外可與修者聽其召入瓠山爲侍講用其薦爲國史院編修官將仕郎凡是二百七十一之帙籤皆其所書滿考進應奉翰林文字官徵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上言中書請加左丞崔斌封諡以雪盜殺臣雖其忠讜之誣時相多之選

掾中書君不可改承事郎出檢校江西省列曹諸掾簿書稽緩違失皆聽以疏其事達省受罰人無尤者會朝廷遣宣撫四道分行天下郡國功罪皆聽升黜今參河南省政陳公某至江西雅知君引以自佐君言貪贓固可汰苟其人初未之知子孫家人爲之持憲諸臣必其服者亦宜哀而伸之使不廢棄終身清白固足尚然亦有矯俗僥倖以干名者未可遽以爲信不覈其實而受其罔此邵子所以見善未嘗急去也陳公大然之由事比他道處事皆輕平無怨家赴愬于朝者大德乙巳余



參江西省政君猶檢校見其戛去矜鬻多識敦信義理之學反射而篤其行溫然大雅君子然後自驗嚮所期有進道資言不失也余以明年九月以疾辭去又明年當十年五月十有一日而君卒豫章寓舍年五十二貧無以殯今平章議樞密事李世安罷左丞休于家買棺藁藏郭東門外又明年官奉議大夫廣州路治中之制下人一歎其不及拜命于生一復華其賁九原也平生不妄笑言風度凝遠望而知其爲有諸中者遇士君子家法書名畫與古彝銘欵與一言一行之善莫不筆之

雖家空賈人以問之揆義而取不苟其得其達已者終身不忘容齋卒東平訃聞君以其爲江西日嘗新徐孺子祠故卽是地爲位立叙其情以哭之又圖其像求余爲贊歲時以事爲翰林日其僕健而才瓠山愛其任事當意遂借役之終出檢校不忍發口召還竟死其家與人交不以合已而翁翁炎于始不以逆已而悻悻叛于終若泛愛然心所與者視其窮約極其力可至以周之洛人王君卿五十生子而妻死謀求乳婦困于無貲從求貸假遂質象笏以應其須子幸不夭讀法上章寧用



槐板其友楊行簡贖以見歸友人劉景溫孝而貧事老  
母凡百爲皆身之爲買妾以給役使其急赴義多此類  
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姚氏君則其出繼妣白氏妻  
秦氏繼劉氏二子然以治中恩澤尉龍興之新建江西  
憲臣多其好學而文顧遣逐盜用違其長以職官召爲  
屬吏季遷男孫址嗚呼太史公傳夷齊哀其餓死西山  
引顏淵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天盜跖日殺不辜肝人  
之內竟以壽終以明天道無親常與人善之非然蓋天  
道遠人以數十寒暑之身不要其歸固宜云爾必如周

太史筮陳公子完非此其身在其子孫驗于五世昌爲  
正卿八世莫與之京者始不膠于一定姑置夷齊顏子  
雖天當世配饗孔子至今諸孫五十餘代猶蒙其澤復  
無所與盜跖柳下惠弟也安知其子孫不一再世而微  
絕其柳氏賢而傳之史者又安知非下惠裔邪畧古以  
求惟微而家宛邱而下三世不仕積將百年尉瀏陽秩  
纔九品視古一命顯而未著至君之身操觚曠于鑿坡  
近負從橐爲天子私人出又檢校江右之省月日爲清  
議所歸顯方著矣僅踰知命而卒明年而治中五品之



制下實古五命雖未嘗一展驥足其恩澤猶及子然視其王父尉若異地爲職則鈞王父已是然猶進未艾也其大震耀非然之身在其子孫者人亦孰得而必其世哉由是以思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信也非歟是爲銘

南京路醫學教授李君墓誌銘

君李姓諱綱字文紀其先真定人祖安道以字行考諱顯榮金廣威將軍內鄉酒使歲壬辰桓山公武仙聞可將任置爲千夫長使戰浙川蓋當太上皇由興元循漢東出兵也君年方十二以孝聞學能詩矣會鄧之節度

使耶律瑗盡以州民降宋君侍母郝至襄陽制闡皆處之屬城分君隨州明年還鄧乙未歲饑以皇子庫庫齊教徙洛之西君以儒業醫故思到精詣爲人診治疾輒已雖先輩善其術久其道者君不以年少下之人亦捨彼不卽而惟君歸也年二十四或云廣威君不亡嘗見之雲中跣足往求不獲無有也號歸失明乃籲天自悼曰吾壯而爲世棄人如母氏之老何于是將身克慎攻治益力蓋三年而視復故中統元年制授南京路醫學教授至二十一年改襄陽醫學教授尋詔尙醫今本草



中土物且遺闕多又略無四方之藥宜徧徵天下醫師  
夙學多聞者議板增入君在徵中三以老丐不就車二  
十六年歲己丑夏六月三日年六十九卒鄧越五日葬  
穰縣亭子坡嗚呼人倫之大莫先能子有是一者則天  
下萬善可必其畢集吾躬推是言之則君處己之慈祥  
恭儉與人之忱信和厚者孝基之也六子友直友諒友  
聞友端友德友誠恪服訓言近奉晨夕遠職官守皆馴  
馴有脩謹稱其化家又何如也諒前將仕郎提舉靜江  
府茶鹽聞前奉訓大夫知壽昌府君不恙時四方達官

賢士有過此者或識不識必造其廬州縣牧宰旬存而  
月問之亦此邦之雅望君子獨與燧相能方疾委篤猶  
遣端也求書獲安將揭其寢尚冀其可速己會燧疾不  
親筆硯不果而竟已此哀哉娶金徵仕郎化平令胡士  
元女六子同出前君卒三月女二人一適張升一適提  
領常德路交鈔張居敬男孫五人未名女六人幼誠也  
縗杖致諸兄命哭請銘乃泣系之銘曰  
維古中壽七十率有宰物者司入出偶于君年不足一  
子而全歸始曰卒善遺後人昌後必魂神徂升降體質



其千斯年安此室

趙君和父墓誌銘

至元十六年燧先嬪關西夫子紫陽翁楊公奐之小女  
卒禮夫爲服齊衰杖期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志也十  
八年燧時爲秦憲聞同之士子趙君和父中女年二十  
有四由嚴於擇對在室通書聘之君乃聚其族謀曰使  
君以故中書左轄公猶子顧肯求結褵吾門是其心非  
求婦氏閔閔哀選姿顏者第不欲以失節者匹其身其  
志已絕出庸人誠可嗣爲兄弟者禮辭卽許燧以不腆

先君之幣迎之已婚往拜其門君以外舅自居若視其  
婿爲清門子非其耦者乃大副所願自慶得良婦翁從  
其鄉來長安聚居踰月其年十二月翁歸兩未虞竟自  
是爲死生訣也明年壬午以十一月二日卒露井社其  
家年止四十九訃至燧與妻蘋自長安三百里各服子  
婿女服往哭之以其月十六日舉納之其鄉先塋壬舍  
來會葬者或遠數百里老者哭之如失子弟少者哭之  
如喪父兄自其居至墓所十里祭不絕路或曰嗚呼哉  
天乎若人之年耶如是者盈千人匹夫可以化其鄉未



見有如此比者夫豈無自然耶君諱居中字和父厥考  
彥和鄉人諫爲明理先生祖考惟良曾祖考師肱高祖  
考孚自君而上八世醫行其鄉不徒業又自祖考而下  
三世兼業儒以醫及人以儒修己人益誦一鄉之善士  
君之爲尤事明理以孝有譽友其弟居仁及馬氏妹逾  
篤豈惟疾者藜然來歸鄉人有爲不善者必訓飭之聞  
者受言不敢岸傲拂拒之有訟不之府縣而求司直其  
家取醫直集穀常千斛歲歉則貸之貧無積者凡哭而  
哀者皆常飲惠食德人也妻鄧相敬如賓三十餘年無

反目言一子惟義君卒之年甫再歲四女長歸同里楊  
某次歸燧次歸韓璫幼在室後卒之六年當至元二十  
四年戊子外姑氏謂燧曰乃外舅汝知己也汝不哀其  
窮而在下生志不遂乎汝直翰林職史館銘賢公卿墓  
者夥矣可不有言發其幽窟潛輝乎不然則平生修爲  
之勤愈不聞將來矣燧敬應之銘曰

生不五十孰謂其年耶業仁冒其鄉道行其室冀缺之  
賢耶子稚而氣質粹實或幸賴以爲傳耶十一世之躋  
迺今猶然耶彼不絕夫涓涓之滴將待夫他日之爲淵



耶其爲世所甚惜者又烏知夫有在天耶嗚呼吾銘之  
幽石其可以告夫邈綿也非耶

故民鍾五六君墓銘

繫鍾徙吉潁川自迫於靖康繹騷避吉而來岳世方四  
由元而富仕明至實生文興叔進字郎行五六以族次  
凡是四世皆不位吁哉五六遯迹市乃如天啓所狀事  
居家孝謹文縝緻嚴訓厥子俾知義自奉殊貶忘勤勤  
基約以極豐其積此邦師之陶猗視居鄉侃侃和以易  
不私其有善分施歲荒民饑閔瘠瘁發我廩庾飫老稚

崩梁壤塗攤石治至今行者賴其利乙丑之閏月庚出  
年六十八世廼棄葬之三陽先墟比黃宰之子南秀嗣  
南英南金又其季一女結褵未決議男孫滿十女半是  
一庭變兮貫魚似椒聊蕃升必天意豈悌之家久踣躓  
一朝起行富遐致况如南秀士服被下及二季皆學仕  
始卑終高若登陞或者而宗由昌熾匍匐哀求銘以誌  
伊誰成厥孝子志苟有善兮必門地漢氏仲山凡豈異  
奮筆發隱太史燧

臨江路總管府判官夏君母夫人張氏墓誌銘



大德十有一年秋八月臨江路總管府判官夏元亨過  
燧于郢拜而言曰元亨母汝陽張氏世家也是家金以  
友義嘗旌其門至居士某者百有八年以終三男二女  
夫人其姊吾夏氏與同里生十九年而歸先人後徙家  
洛祖府君諱某金尚醫年九十餘妣朱年八十餘以終  
于時無他臧獲躬服勞以養妣里孝稱之尚醫不恙時  
每訓先人汝未盡讀吾書而得吾術具無爲醫師以誤  
人授汝秘方爲瘍醫自業先人守是言及四子天瑞元  
亨與利貞德常生教之讀書元亨長矣責使學仕曰汝

欲事人必親其大一世者乃遣宿衛皇孫邸妃今皇太  
后積勤有年敕提舉龍興茶局歲貢名薜其邸大德六  
年調令臨江將上其年十二月七日先人卒年八十有  
九人曰天者獨鍾壽考于之二家耶旣窆偃師某鄉獨  
輦夫人來南有公相與祿以慈旨甘爲醪醴歲時晨夕  
歌舞爲壽而歡其心八年當婦郝卒之明年夫人已爲  
納幣趙矣急其婚期元亨欲俟三月終某杖期求曰夫  
人則曰吾得吉矣竟以八月三日合昏纔六日其日浴  
已又沐已又易衣家人問其然曰吾所欲也明旦元亨



奉檄祠閣阜山未至而追者及之以卒告其月九日也  
年七十有八殯而待其滿秩舟柩其返葬于洛亦嘗揆  
之順章貢彭蠡大江以溯淮達汴陸去洛纔十五舍爲  
便且邇所以由石鐘山溯江漢餘二千里以至此又去  
此而襄陸行千里始至吾洛不敢以爲迂遠必公見者  
以公鄉先生文有時譽昔參江西省政嘗書薦其臨江  
忠慎廉平爲知己恃此如得銘先妣幽墟以歸則生與  
死者華賜均及燧哀之曰嗚呼使如汝言終杖期郝婦  
于數日則夫人爲不及饗趙婦且古治喪絕而後沐浴

而襲今不疾沐浴者猶人之常隨以易衣若襲然明日  
遂終由前則行嘉禮于喪由後則豫死事于生豈逆知  
其將然不以語之人乎抑初未之知或天者誘之俾其  
然也所可甚惜太后正位東朝其澤必先丐其舊臣則  
元亨亦依日月末光者其榮以祿將大于今夫人不及  
見之其將歆其豐祀乎天瑞道之營道令未上而卒利  
貞龍興提舉德常醫學正男孫三人男曾孫如千人銘

曰

事耄姑翁負孝稱其躬有子序鴻皆婦夏之功天報之



豐俾食子祿以終歸而君子之穴與同于洛邑天地之中可謂世所感者無其恫矣

臣謝 璠恭校

牧庵集卷三十

元

姚

燧

撰

傳

太華真隱褚君傳

雲臺真隱褚君幼業儒長而遭特艱求所以託焉而逃者寄跡老子法中受學劉真常栖遲不在城邑多名山中如保之葛洪琅邪之七峰應之嶽神無常居焉後由真常主華陰之雲臺宮始從之西真常逝而徙上方留弟子主雲臺雲臺華嶽也為山益奇上方又天下之絕



險自此望之石壁切雲霄峻峭正矗非恃鐵絙不得緣  
墜上下又不知鐵絙成於何代何人意者古能險之聖  
也將至其顛下臨壑谷深數里盲煙幕翳其中非神完  
氣勁鮮不視眩而魄震君負食上下自給如由室適奧  
嬉然不爲艱薄寒則上下負食益勤爲禦冬備一歲偶  
未集冰雪塞山門計廩纔得當冬之半始服氣減食爲  
胎息遠則數日一炊明年山門開弟子往哭求其尸見  
步履話言不衰他時方神其爲非庸人同下山止之曰  
不可復有往也已設向師食不繼僵死冰雪弟子雖有

喙何說自白其能孝於天下必勿復往也已君難逆其  
請指牛心谷曰此漢太尉楊公震授徒之槐市也或聞  
而稽疑其傳止得公常教授胡不見其居華陰者不識  
君何據曰然谷南直中方入行二里許深林奇石泉濺  
濺鳴其下墾地盈畝構室延袤不足尋丈環蒔佳花美  
箭人之來者始則愛其蕭爽不自知置身塵埃之外居  
不昃晷旣已欠伸弛然而思去矣君又屏弟子獨居或  
勸宜留一人自佐曰吾居此樂彼居此戚所安先不同  
猶彊而留之能施期月之外要終相棄去吾故與之爲



約非春糧採薪不至絕而繼具而去亦古之君子以人望人不竭忠也其出山還雲臺必以水冰無所仰飲十月爲候二月還谷性嗜讀書逾熟左氏博議日食數餽飲酒未醺而止不盡醉也人家得名酒爭攜餉之至則沉罌泉中時依林坐石引瓢獨酌日入則入室而休或坐罷寢覺起行庭中一夕如聞林間行聲戛戛君則曰獸也雖不得其名可試而知引石投之曰麋鹿哉將驚而奔或止而不去者虎耳果止聽不去明日視樊垣外虎跡縱橫再夜起行如前夕不以自戒而止聞而談者

神明之亦有他士樵人獵夫之適山初未聞君爲孰何人責之具炊寢則假榻甚者易而詬之隨之益勤以安無難色忿言其外若職宜然者去或問姓名惟他語不告終問之則曰吾求人知耶必求人知而求若知耶吾居此在人所不問而吾所不告也人見其苦身不近人情如是然不違俗上自王公而下及臺阜爭以一際顏色爲快燧亦嘗再造廬焉告以人間聲利泛如秋風之過耳噤不酬應叩之山間爲樂何如必盡舉平生所見好石幽樹佳泉危棧疊臺忘罷若幸夫人之一往而我



能先之者相送以出覺胸臆塵鄙如雪之見晷消釋無  
留餘者數日益信夫遊方之外有恬愉靜退之士如君  
者罕類例求也君名志通字伯達名聞天聰俾禱有應  
不爲沴賜號佑德真人提點嶽祠灝靈宮又以嶽祠風  
雨將騫內出鈔萬八千緡爲完葺費三千易敝而新飾  
憑爲翬過者改觀始知有應務之才特韜之耳年八十  
得益深聞益彰聖皇思見益急當歲己卯至元十六年  
詔中使起之北面受命稽首曰草莽之臣通也自知審  
矣疇昔壯也言不足以資廊廟擇力不足以彊禦侮今

老矣先狗馬填壑晨夕至蒙冒龍光力疾以行終不達  
恐傷陛下仁及草木之化是以昧死請中使竟虛車而  
返今李大參公號知君深且樂誦人善者戒燧傳之無  
俾不聞於今而泯於後焉公名德輝字仲實前北京等  
路行中書省今以中奉大夫出相安西府云

行狀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

公諱德輝字仲實世居通之路縣曾祖某祖全再世不  
仕考朴尚書吏部主事妣宗夫人三子長德英次德芬



季公吏部君生三十九年且卒指公謂宗夫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悍鷲刻削人蒙吾力脫罪罟齒平民者衆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吾門者勿憂貧且賤公方五歲哭之如成人家纔儲五升菽夫人春蓬稗爲糧芣藜芻爲菹活之荒歲旣就外傳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輟業十六監酒豐州祿食先足旨甘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夫人以過耽苦慮傷其孱薄也爲滅燭止之已乃厭糟麴歎曰志士顧安此也耶仕不足以匡君福民隱不足以歡親善身兩間之間人壽幾何烏可無

或有聞死同腐草木也絕少年輩不游召其所親與率一時名公碩儒歲丁未用故太傅劉文貞公秉忠薦徵至潛藩俾侍今皇太子講讀薦故翰林侍讀學士竇默故宣撫司參議智迂賢皆就徵癸丑先朝封周親割京兆隸潛藩擇庭臣可理賦者使調軍食實出公從宜使辟故貞州總管高逸民自佐時汪忠烈公始宿兵利州扼四川衿喉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於公乃募民入粟綿竹散幣集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興元水漕嘉陵一年而錢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余玠議棄平土



卽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居苦竹築壘移成  
都蓬闐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上號爲入柱不  
戰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實張於斯丁巳深峻用事臣大  
集關西河南諸臣入計局以中嘗爲潛藩用者文致多  
方於公獨無絲髮得己未從南征至鄢留後行營庚申  
以爲南京經略使再月又以爲北京宣慰使其年皇帝  
卽位中統改元五月又以爲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造  
私幣雜真行民間陰結死友相誓復仇怨殺人公悉捕  
誅之雖中書開府在燕令行禁止多不上自由是忤時

相意以誣去位從北征還守北山諸關三年惡已相反  
誅以爲山西宣慰使罪權勢之籍民爲奴免而良者將  
千人至元改元罷宣慰司授公嘉議大夫太原路總管  
兼府尹至是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爲二千石吏者上以  
太原難治故留居此會我先左丞公當分省遷調山西  
湖東世職守令卽遣諭旨公拜稽首曰陛下以臣堪一  
縣俾爲令臣烏乎可擇況以千里寄治非材大懼任使  
不稱以傷陛下之明敢薄之耶自爾愈益勤勵崇學校  
以明人倫表孝節以敦風俗逐姦賊以剔民賊裁婚葬



俾節簡儉敦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  
歉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攘嚴鼓柝以警奇袤之覬凡可  
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滿秩  
左部差功最天下右部考過惟草竊盜不獲一人五年  
徵入爲右三部尚書人有由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公曰  
何疑焉叔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可撼  
公者莫不請求保爲衣冠之族無有是也皆漫不爲應  
懸已俸爲賞購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呈露言者慙  
服叔竟以是病死俄轉戶部尚書事無大小必決之一

日書判煩勞指爲之蠱七年會上以蝗旱爲憂俾錄山  
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  
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爲不寃公燭  
其誣召鞫其妾撈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妬其女君謂獨  
陷以是罪可殺之也卽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  
當妾死罪觀者神之或咨賞泣下八年授中奉大夫參  
知北京行尚書省事九年罷尚書省以故官參知北京  
行中書省事京南水歲泛溢至城下爲患公築堤捍去  
皇子安西王有土關中之明年當十一年奏求公輔已



以故官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疎溝澮其中假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田最一歲入得粟麥石十萬芻橐束百萬公是來也貧不能從妻子留之京師事或上聞賜錢二千緡遣之明年詔以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開樞府台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方略公危語動之曰宋今旣亡重慶以巨擘之地不降何歸正以公輩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懼而不來耳不然他日兵未嘗戰及招討畢某偕中使奉璽書來赦最

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購得軍吏杖之爲僞得罪懷之入降水陸之師雷鼓繼進實堅其不下也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反命如是者皆公輩玩寇疆場心迹之著白者况復軍政不一相訾紛紛朝夕敗矣豈能必成功爲哉兩府多致金帛子女爲謝曰戎捷與人法令所不禁也公讓不受出未至秦瀘州畔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三年秋也明年詔以巴哈與公代爲西川副樞公兼王相大軍旣發公留成都供億食纔支半月賦粟繼之官船不足括商民船千艘曰



夜督運其年復瀘州十五年重慶之圍再合踰月卽下  
紹興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柵隨之皆下而東樞府  
猶故將也懲前與四川相觀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  
合州初公撫蜀徑東川歸以爲重慶帥闔受圍必徵諸  
屬州兵盡銳拒守合州宜虛誠使謀人持書曉之兵隨  
其後亦制合一奇也卽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  
語州將張珏以天子威德遠布宋室淪亡三宮皆北又  
頌聖量含宏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比  
又爲書反覆禮義禍福譬解其言以爲均爲臣也不親

於其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子孫舉天下而  
歸我其臣顧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甚  
惑乎昔也此州人不自爲謀求去就者以國有主寧死  
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猶欲以  
是行之則戲下以盜賊遇君竊若首以徼福一旦不難  
也其說累數千百言又約書言爲檄刊木於山浮板於  
江珏未及報而公還王邸至是合遣李興張郃十二人  
者訶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復爲書縱歸使喻其將王立  
其言如喻珏者而益剴切興至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



怨懼誅復興等導帥幹楊獬獲獵書間至成都降公從  
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爭有言前歲公爲書招  
珏誠亦極矣竟不見寤無功而還今立珏牙校也習狙  
詐不信人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晷  
刻耳未必定降定降公冒吾圍而來受何物視我必不  
汝進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  
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攘若功者誠懼汝憤其後服  
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爲國活  
此民豈計汝嫌怒爲哉卽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

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立德之興金玉飾少艾爲謝公  
曰若以吾爲是來耶吾無事乎此其持往餽之東府合  
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是年王  
薨公感其受知深而悼夫棄國之蚤也哭之幾不能生  
十七年詔公與南省參政程某卽其地聽思播湖南所  
訟鎮遠王平田會西南夷羅氏鬼國叛別詔雲南湖南  
四川合兵三萬人誅之前茅及境矣公曰蠻夷無親爲  
俗吝貪始由邊將撫之失策積怨以叛好事之臣請加  
兵誅旁諸小夷洵懼相擅繼叛者必衆恐非直三萬人



能歲月平也吾賴天子仁聖馳一介之使招之可坐俟其徠豈必煩兵不及以聞遣安珪止三道兵張孝思諭鬼國降其酋阿齊熟公名問曰是活合李公耶其人明信可恃即日受命身至播州降語且泣曰吾屬百萬人非公惠活寧鬪死不降事畢驛聞上爲之開可改鬼國爲順元路以其弟阿哩爲宣撫使其年王相府罷十一月二十一日始至黃平是夜也星如斗賈館垣外公弗善也歎曰他日嘗夢主烏江今播水適名烏江與是星皆吾死徵也夫吾嘗誦馬伏波老當益壯之言而奇曹

武惠爲將不殺得今活羅鬼馬革裹尸歸何憾二十七日卒後七日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安西行中書省之命下蠻夷望轎車爲位祭且哭者動百千人塗所經男女空家咨嗟聚觀合之安撫使立衰經率吏民迎哭傾振山谷爲發百人護喪遠興元上聞而悼之贈光祿大夫中書右丞諡忠宣公賜錢二千緡具葬先妃嗣王遣前僉書王相府事博囉賻錢五百緡具奠明年僉播州安撫司事何彥抗章請卽州治之東爲廟制曰可薨年六十二夫人胡氏前公卒今夫人某氏子一人嘉議大夫



安西路總管兼府尹諸軍敖拉頰也女二人長適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劉秉恕幼在室嘗槩公平居以先夫人剛嚴其弟宗亨有小過對衆奮杖撻之不少惜公若何而歡奉使未嘗有厲色遽言其亦能子哉二兄旣位不大耀於時每分吾有不至以寡乏見告其盡禮姊氏不以語人人知爲姑若從母不以爲兄弟也與人交誠易炳白不張城市機穽不面爲許退與他人語必諄諄暴其所長而韜其不及至繩檢姦慝奮發忿急不能容其過然亦不能留怨惡於胷中雖舊欲擠已入不測淵

者事已輒忘之略無校言復意自奉甚薄有積則施之不爲子孫他日計西川副樞上嘗賜以玉帶錦衣錢二千五百緡止留其服物餘悉分之親戚賓客一日而盡人問之則曰曩吾家多責券縣官憐而賜償之無負矣吾貴而薄功又可富而厚享耶不思而兩有之神不福人幸以是人曰我貧吾利器也故自入官非素所往來有相答報者未嘗恃形勢取一錢直餽再爲尚書權臣力能生殺人恥公共事累年足跡獨不及吾門以薄祿用奢爲言願奉母錢百金交歡令取子自益卻之亦不



爲謝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必切切臣職子道請  
聞斯行以絕事嫌簡約侍衛以裁浮費無急土木殫匱  
民力者中外所厭誦凡人賢而有聞滿調將東歸必薦  
汲之王陞秩留之故關輔得士爲多皆視爲己職當然  
未嘗語人由我而然以期見德遇事謹敏好謀善問多  
不自用及其末路生人之心愈切取信蠻夷聞其諭招  
椎結荷旃竭蹶慕義三道之兵爲之抑首思徼利於萬  
里羞成功於一介賈星烏江馬革包柩斬木通道昇歸  
要荒抑賞觀今中統以來將相臣死率於其家天下之

情稱其平生所爲功高者惜德大者思不過如是而極  
然未有若公逢掖死事爲世所壯者也嗚呼賢哉又嘗  
觀古君臣莫難于合尤莫難于信蓋合或可伺所欲以  
中而信則必不可襲取于一時自公始侍潛藩聖臯非  
遽貴之地亦嘗身接之面訓之指受之親以細微觀其  
敬忍置之糾紛試其理解譬以雷霆察其變常納之汙  
濁驗其潔白旣久而後知遇也其後三十三年之中或  
使或牧或從或留或相或傳諸侯王武將凡賞勲勞優  
耆舊可以勸人臣者公皆與爲之至商論羣臣能否于



公不曰清則曰剛或曰不欺不見有貶于聖訓用未盡  
 年未耄人猶未足其悲受任于己試知遇于既久可與  
 疇咨海內者將不知誰在也嗚呼悲哉後三年頰嘗同  
 遺事求狀公行燧亦荷公知且久遊其門又與頰嘗同  
 受學義不得以不文爲讓姑爲論次如此

臣謝 墉恭校

牧庵集卷三十一

元

姚

燧

撰

經義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造化之奠位必合兩而成其和聖人之成位必參兩以  
 用其中蓋和者致泰之極功中者致和之大本也徒知  
 保合太和而氣化之流行者固所以通乎兩間之天地  
 乃不知允執厥中而道化之運行者實有以位乎一身  
 之天地吾恐道化之中有時而偏則氣化之和亦有時



而息矣聖人之宗主是泰豈其然哉且天秉陽而居上  
確然其體也而氣則下交乎地地秉陰而居下隕然其  
形也而氣則上交乎天氣化交感絀緼磅礴至和流通  
在在無間造化之泰何其盛也其必有致此者矣曰有  
元后焉天地之道或太過也而元后則以此之中而財  
成之天地之宜有不及也而元后則以此之中而輔相  
之道化潛通無過不及一中懋建天地不悖聖人之泰  
不亦溥乎合兩以致化者造化之泰此泰之蟠際也參  
兩以贊化者聖人之泰此泰之宗主也有聖人以宗主

是泰則成位乎上下者無非中而奠位乎上下者無非  
和矣泰之象云云其意如此嘗謂有致泰之實應有致  
泰之實感應者其驗感者其本也應者其流感者其源  
也應者其和感者其中也應者其在天地感者其在聖  
人也是故天地絀緼萬物化醇陰陽妙合萬物化生天  
地固以和應矣何應非感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皇極茂  
建雨暘時若聖人固以中感矣何感非應應者非先感  
者非後天地聖人蓋相爲因成爾或者昧之往往謂高  
明博厚天地之體也下降上騰天地之氣也體立而氣



行交通而旁達則形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矣于聖人  
奚賴焉吁是未知有感應之實理相爲流通者矣天地  
之化而範圍者聖人也天地化育而參贊者聖人也聖  
人者擬天地而參諸身以一身而贊化育陰陽闔闢我  
轉其機寒暑推遷我總其運此精神之感召和氣之流  
通使之三光全而日月無薄蝕之虞五紀協而風雨無  
凄苦之變財之成之輔之相之而無過不及之偏何莫  
非大中之感者亦何莫非太和之應者嗚呼和在天地  
則天地一聖人之應也中在聖人則聖人一天地之感

也要其所應則太和所播上際下蟠無彼此也無間斷  
也天地之泰天地之氣化所由通也而位天地育萬物  
元后之於天地實有功焉太過其財成之不及其輔相  
之以斯中也致斯和也氣化之利卽道化之所由驗也  
原其所感則大中一建萬物咸覩無偏黨也無反側也  
聖人之泰聖人之道化所由通也而直聰明作父母天  
地之於元后實有賴焉寒暑其教化之日月其順動之  
以斯和也驗斯中也道化之中卽氣化之所由基也然  
則中和無二致感應無二機在天地者非有餘在聖人



者非不足渾渾乎一中和之盛此其所以爲泰治之極歟今夫得氣之清穹然而高天之位固奠於上矣得氣之濁隕然而卑地之位固奠於下矣上下不相紊也而有氣以行焉兩者交合二氣氤氳天稟陽之清而至陽赫赫必下交乎地地秉陰之濁而至陰肅肅必上交乎天其未交也則上下異位交焉則二氣薰蒸而成和其未交也則陰陽異質交焉則二氣流通而成泰交斯和矣和斯泰矣將見協氣嘉生薰爲太平時和歲豐百祥交致天地固和矣而萬物則咸和天地固泰矣而萬物

則咸泰甘露降醴泉出溢而爲和氣之祥也嘉禾生芝草植鬱而爲和氣之應也由此和而推之其往來不窮施生無方其噓吸變化無非此和之升降飛揚也不然則和氣一乖天地否矣非大易有取於乾坤交泰之象也然成氣化之泰者在天地而開道化之泰者在聖人聖人者出父乾母坤而藐然中處則成位乎大地矣大生廣生而大寶曰位則成能乎天地矣聰明作元后也而有道以運焉兩儀同流一中不踰陰慘而陽舒天地之道也過則不能和春生而秋斂天地之宜也不及不



能和一喜怒有同乎陰陽之慘舒惟皇作極而財成之則無愆陽無伏陰而天地之道所由泰一賞罰有同乎春秋之生殺惟皇作極而輔相之則無暑雨無祁寒而天地之宜所由泰協斯中矣中斯泰矣將見王道正直蕩蕩平平會其有極是行是訓吾之道無非天地之道吾之宜無非天地之宜鼓元氣雷域中天地之豫也卽聖人之中也騰百川雨天下天地之解也卽聖人之中也由此中而推之其平秩平在寅饑寅賓其在璿璣玉衡無非此中之彌綸曲成也不然則中道不立天地否

矣非大易有取於財成輔相之義也大抵有氣化之泰有道化之泰氣化之泰一天地之和也道化之泰一聖人之中也若不相關也而實相因若不相與也而實相爲用其殆一道氣之相爲貫通者乎何者有道斯有氣道降而氣其在天地則爲陰陽之運其在聖人則爲中節之和氣統於道其在天地則爲陰陽之粹其在聖人則爲未發之中天地以氣運則有上下交通之妙氣卽道之流行焉耳聖人以道運則有財成輔相之功道卽氣之主宰焉耳融道氣致中和天地大造化也聖人權



造化也天地聖人同一中和之泰也使天地徒以氣化之泰奠位乎上下而不有聖人以道化之泰成位乎其中則陰陽失其道寒暑失其宜日月失其經和者流矣其何泰也哉抑嘗考泰之爲卦而有疑焉天尊地卑而乾坤以定皇極建中而彝倫以敘今而象泰之卦則有取於乾下而坤上元后之任則有及於天地之道與宜何也蓋天地以形言乾坤以氣言天地奠位而乾下坤上者氣也天地之交以氣而交是之謂泰乾坤其父母也元后其宗子也乾坤以氣化而賦形賦色於元后元

后其可不存吾順事而財成輔相之以盡其宗子之職哉是知乾下坤上氣化以交而成和矣而乾坤以定則和者未有不中曰道曰宜元后財成輔相之以中矣而彝倫攸敘則中者未有不和此其所以有取於泰之象歟雖然聖人之用中其應在天地其感在民心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則人和而天時地利無不應矣古之聖人端居乎宥密之中而尸財成輔相之職豈必曰夏則致天地之陽氣而導行之冬則閉藏之歟又豈必曰秋則取天地之陰氣而施用之春則閉止之歟夫乖氣致異



和之反也和氣致祥泰之極也禮樂所以合天地之化  
中和所以致萬物之育吾之於民苟能以禮樂導其中  
和之教以中和行其左右之道則吾民之中卽天地之  
中也吾民之和卽天地之和也聖人象泰以財成輔相  
之任屬之聖人而必以左右民繼言之厥有旨矣昔之  
言泰和者必曰唐虞則唐虞之時地天交泰之時也以  
言其治則地平天成也以言其道則精一執中也以言  
其化則黎民於變也中和之應未有盛於此時也然要  
其所以致中和無非用中於民始之作訛成易有其時

析因夷隩有其序六府則孔修三事則允治彼其潛通  
天地之和默造化之機固有左右爾民之治存焉如  
曰舍斯民而他有所謂財成輔相之事特陰陽固閉之  
學導巫瞽史之爲堯舜其然乎不然也春秋以來日蝕  
有書地震有書不雨又有書是何陰陽繆戾如是耶得  
非治不唐虞世則春秋大中之治不建而太初之治不  
復乎吁是必有寤寐堯舜於千百載之上而爲天地立  
極爲萬世開太平者

名字說



李綸字說

李明之以其子讓來見曰願易名而字之予思古之人生子三月而父名之避其在常語而難爲諱者所以爲他日爲父計也故曲禮曰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山川不以隱疾而春秋傳亦曰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讓生已久矣雖其名無國官日月山川隱疾畜牲器幣之犯而犯舉世人之常語使其子宜如何而諱於今哉亦觀夫治絲乎其緒之弱不大於秋毫之末力引銖鎰則紛然而絕苟治而繩之則可以轉百鈞故曰王言如

絲其出如綸言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或曰青絲綬亦爲綸爲訓雖異其組織爲服亦垂首千百而比其類爲之也反而求之蓋人心之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之端其始甚微其絲之緒乎學者爲能體驗擴充之使可以放四海塞兩間其比其類之綸乎邵子曰人於心上起經綸士而知此始可語自治治人之道矣名以綸字曰治夫

梁氏三子名說

梁宣慰君三子其伯也旣名矣由犯先諱求予避之嘗



聞誦簡約而嗜靜重遲而可久然先民以湛靜安舒者  
戒於後時予懼其流或後事也惟力於果敏斯可正其  
失質諸字訓有以疾爲适者古之人有伯适南宮容亦  
名适然司馬長卿以慕蘭名相如趙相國鄧高密名不  
避堯禹士而希賢固其志也伯适南容奚避焉故名曰  
适而字亦不能卽其舊又易曰子容焉嗚呼伯适同名  
南容一字吾固以先賢望子适曷知自勉哉其下二人  
仲曰迪叔曰述有父兄者迪以蹈之述以繼之無所自  
遂焉亦孝子悌弟之一事也然古人之名有非徒義意  
之是擇如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必  
二人相從而諧其韻焉可謂言無所苟出而有章者矣  
故予於适迪述亦三人諧韻其古之遺意哉迪述未冠  
不字

高氏諸子名說

袁之上佐洛人高直夫以予少與其先子游拜於洪都  
請爲其子姪十二人製名爲訓長曰統次經續繹紉約  
維絢紘紱絢綱且字而序之曰家政統於尊其傳者大  
小宗之子傳必立法法立而家道用成統宜曰元宗經



元立績元用然非本學亦烏乎成學則始思思而成輟則怠而不能文又有要焉必由博而趨約固以守之而後德業積中輝光發越而不可掩譬設色然必先資夫可受之質繹曰元忠緝元文約元博維元固絢元質絢之所以華身者莫服若首紘膝綬足絢曰元瞻元粲元履衣之文備矣又惡其著絢以尚之故絢曰元著其意義相仍皆有徵於書然字者名之副也有是德則爲稱情無之而弗自勉亦非予鄉先生所期於後來者

題跋

跋雪堂雅集後

釋統仁公見示雪堂雅集二帙因最其目序四詩十有九跋一真贊十七送豐州行詩九凡五十篇有一人再三作者去其繁複得二十有七人副樞左山商公諱挺中書則平章張九思右丞馬紹燕公楠左丞楊鎮叅政張斯立翰林承旨則麓菴王公諱磐董文用徐琰李謙閻復王構學士則東軒徐公諱世隆李槃王暉集賢學士則苦齋雷君膺周砥宋渤張孔孫趙孟頫御史中丞王博文劉宣吏曹尙書則谷之奇劉好禮郎中張之翰



太子賓客宋道提刑使胡祗適廉訪使崔瑄皆詠歌其所志喜與搢紳遊者求古人之近似惟唐文暢故柳送其行曰晉宋以來桑門上首道林道安慧遠慧休其所與遊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照皆時之選夷考其言有失有得其失者以天官顧少連夏官韓暉之徒爲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鑿齒之才其不倫何啻相去千百而十一又且近諛其得者文暢亦桑門上首時不相及方以林安遠休夫誰曰不然與以靈運明遠之文自居皆無媿德斯自唐視晉宋者也自今而視唐獨

不可爲之比乎柳之頌文暢曰道源生知善根宿植脫棄穢累宣滌凝滯施之仁公亦聲聞稱情而不過者然求如靈徹澄觀重巽浩初元暲文郁希操深濬之流與文暢生同其時若是之多則仁公爲獨行而無徒矣又彼少連暉者豈足躅二十有七人之遺塵而求安石逸少鑿齒之德之高之才吾亦不能必其當者何人况文乎哉其敢以靈運明遠自居如柳州者蓋不知其誰也然此中予未之識四人鎮瑱好禮瑄然已皆物故其存者聞李兩承旨而已可爲人物眇然之歎至大庚戌秋



八月下弦日跋

跋張夢卿所藏紫陽楊先生墨蹟

此先婦翁紫陽辭翰也嘗聞其幼時文已奇由歌白水  
滿長於紫陽閣底清風細之句遂號紫陽初名煥後由  
上金季主河朔中興頌季主壯之置紅篋中黃龍戰北  
紅篋爲我元所獲恐蹤跡物色姓名獲戾宜避更爲免  
及後受我太宗簡文制誤免爲英遂不敢私更始就名  
英其平生於書差喜米南宮故筆法時時似之其卒以  
乙卯時燧已聞公遺命託一事於我先世父一遺文二

以先妻見配時燧未婚也其歲上距今二十四年當至  
元戊子張總管夢卿持來求題夢卿嗜古博雅該洽之  
士慮其未得平生之槩故斂襟書此其年二月子壻姚  
燧觀於穰城寓舍

師濂堂跋

周君宣仲以師濂名其堂濂溪萬世師也天下師也而  
况派其宗者哉夫子爲宋朝正學之祖師夫子取水初  
源也侯師聖見程先生語未徹往見夫子語三日自謂  
如見天之廣大再見程子程子曰是必從濂溪來師濂



之功如此夫雖然侯生之言止可隔壁聽程先生終未  
深與之何也受學之初每使求仲尼顏子樂處旣得矣  
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嗚呼是真師濂者乎  
故師濂者當如程子寶祐五年夏閏之晦姚燧書

書觀臺劉氏嘉蓮卷後

往年燧在翰林使有持憲節于山之南曰馬公煦者馳  
書來言吾邢之觀臺劉氏所自出先夫人之兄軌字子  
範蕃字子榮皆金文臣其官所止舅範京兆轉運判官  
榮汶上令方範決科之年池蓮一茄數花十三亦祥之

不世有者雖見之夷堅續志而畧願特筆之時以史事  
已修而未之進也無遑致思今年以塋告還郢郢適公  
所督刺郡再書促之乃求續志以較謂範易轉運爲按  
察又不載榮登第嗚呼志所傳聞不若其甥之可信惟  
十三花者爲同因思草木之祥或以二而合或由一而  
分二焉而已耳甘泉之芝九莖同葉河中之木異本連  
理此以二而合者也漁陽之麥兩岐李翁之禾九穗此  
由一而分者也然未若是十有三花之分之多豈天鍾  
祥不以言喻惟假草木得氣之先者異其花實而示人



耶其既應範榮一世而遂泯泯已耶無亦猶有遺嗣蒙  
其未斬之澤也然是氣也所以父母萬物者和之盛  
或溢而旁暢他達如人子於其父母親必有一肖焉何  
也隨其氣之盛者也夫天鍾祥於劉如是固不專範榮  
兄弟之身亦必及先夫人移其盛於所家者理容有也  
故公兄弟蟬嫣簪紱列居臺閣他日載勳旂常勒銘景  
鍾未可知也夫然後可當宅相十三花之祥

跋西溪珍翰

中執法之書計今在人間者無慮數萬番而諸賢獨感  
泣此軸者由張君式者不忘知與求評賞之也嗚呼古  
之人所重乎門生故吏者豈不以是夫使其遺嗣人人  
持是手澤求光前烈其爲先友者操筆之情又何如也  
至元蒼龍壬辰暮春姚燧跋

書米元暉畫山水

米敷文之畫全法其父山水樹石不事工細多以雲煙  
映帶只喜作橫挂長不三尺自題曰墨戲今此獨雙幅  
鉅軸豈當時奉詔與朱敦儒輩對畫禁中者耶真曠代  
希有物也張肖齋夢卿以至元戊子夏四十千購得之



姚燧寓目焉為識末幅

銘

簡儀銘

舊儀昆侖六合包外經緯縱橫天常斜帶三辰內旋黃

赤道交其中四游俯仰鈞簫凡今改為皆析而異取其

案元文類疏明無窒於眎四游兩軸二極是當南軸下

貫赤道天常案此二句元文類作南軸攸杳下乃天常天常不搖則乾安靜

案此二句元文類作維北敲傾取軸架應上鏤案元文類作鏤以百刻及時初正赤

道上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贏紫微安加北極

攸戴穹然突出狀同倚蓋別置立運下履地平錯勒于

隅十二子名五環挈周丈有八尺紫微等之三旋在一

六環之安三負衡旋衡綴闕距隨捩流遷案紫微以下十六句元文

類止八句其文曰地平安加立運所履錯勒于隅若十二子五環三旋四衡絜焉兩綴闕距隨捩留遷

知出地究茲立運去亟幾何即游是問赤道重衡四弦

末案中州文表作牙張上絃案元文類作結北軸移影相望筴案元文類作測

日用一推星兼二定距入宿兩候齊眎巍巍其高漠漠

其遙蕩蕩其大赫赫其昭孰曰無形而兼蹟考案此二句元文

類作步仞之明乎制器運掌有道法簡而中用密不窮



歷較古陳未與侔工猗歟皇元發帝之蘊昇厥羲和萬世其訓

釜儀銘

案釜元文類作仰

不可體形莫天大也無競維人仰釜載也六尺為深廣自倍也兼深廣倍挈釜兌也環鑿為沼準以漑也

案此二句

元文類作振漑不洩繚以漕也辨方正位日子卦也衡縮度中平斜再

案元文類作載也斜起南極平釜斂也小大必周入地畫也始

周寢斷寢極外也極入地深四十太也北九十一赤道斷也列刻五十六時配也衡竿加卦巽坤內也以負縮

竿子午對也首旋机板

案此句元文類作末旋機杖

窾納芥也上下

懸直與斂會也視日漏光何度在也陽谷朝賓夕餞昧

也寒暑發斂驗進退也薄蝕終起鑿生殺也以避赫曦

奪目害也南北之偏亦可槩也極淺十七林邑介也黃

道夏高人所戴也夏永冬短猶小差也深五十奇鐵勒

塞也黃道寢平冬晝晦也夏則不暮永短最也

案元文類林邑

介也下即接深五二句奇作二黃道夏高作淺赤道高戴作載夏永冬短作夏短冬永小作少黃道寢平作深

故赤平安渾宣夜昕穹蓋也六天之書言殊話也

案四句元

文類止作二句曰二儀之揆孰善悖也

案之元文類作即孰善作



何以指為告無煩喙也闇資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

膠者怪也古今案元文類作過者巧歷不億輩也非讓不為思

不逮也將闕天朕造物愛也其有俟然昭聖代也泰山

礪兮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禁訶勿銘案元

文類作壞也庶勿

太史院靈臺鐘銘

靈臺設簏崑以尊元間大呂非其鼎犖曠善鼓手自煩  
宮商良諧等釜盆請勿以聲以功論一日之中兩昕昏  
二十四鳴有度存九圍一圃折柳樊黔首時作時饗殮

日月如是相告敦三辰聽命循軌垣四序不忒迭寒暄  
萬物生翕盈乾坤何獨治歷道此源凝熙帝績高義軒  
積世而運會而元吉金之舌慎莫捫輟響誰其代天言

大朝元宮鐘銘

吾聞儲祥千石之鐘雖世蕩訃不脛而趨朝元之宮器  
碩而聲洪震百里而千層穹千柱之下侯叟侯童萬指  
攸藜旦旭而昏蒙其出其作其偃其饒必告而使之齊  
同尙其微功從可卜斯道之汚隆方昔汚也金函索索  
以灰滅故噎希聲而為聾及其隆也玉書幡幡而天出



則播大音而爲聰矧善藏用乎中不擇棄人皂隸王公  
手以問之喙應無窮如橐之鼓風我書魚蟲界之鏤工  
期萬斯年與之宮兮相終

宣慰都司郭君實持肩歛研相壽僕以端研報之  
渠後遺姬令伯陽

端爲州濱海浦孕奇石研資取雖器也視爲主彼其子  
腹枵窶求一辭瘖不吐第塵棄瓦甃伍中道歸伯陽父  
遷喬木鶯其羽之賢曾蟠三五出言章氣風雨述聖哲  
誅姦竄其爲價琮琛瓊瓌資山石非速腐後視今今猶古

讀吾銘孰敢侮

劉無競歛石研銘

黠歛之產石則實黃金爲聲蒼壁頤德先如是疇可匹  
無競惟人士之吉銘以發幽友燧述

贊

無名人真贊

古之遺直今見髣髴何其百年凜有生意緬懷用世愈  
益可畏宜使羣公笑言寬味烜赫大名其所衣被世百  
年千其有可旣也耶



太傅楚公像贊

盈常之躬碩大而豐氣肅而神充自非降嵩與三光之  
鍾能生上材之偉雄

臣吳玉綸恭校



